

在谭越森的小说里,时时刻刻能够读出一一种审慎和节制,叙述中所具有的独特张力,以及与主人公情绪的暗合与呼应。小说文本中的现实与隐喻,都在人物的言行举止中得到了彰显。人类自身只能“像牲畜一样狼吞虎咽”,因为没有出路,正如“丧尸”一般,《诗人与丧尸》就是见证了这荒诞而又惊悚的一幕。小说里的一切并非只是与现实无关的丧尸电影,恰恰相反,很可能对应的就是魏略镇的现实一景,只不过小说是用某种变焦镜头抑或哈哈镜的方式,让结尾见证了末世般的恐惧与绝望。

男主人公李微乘坐的K786次列车,在现实生活中一趟从南昌到成都东的空调快车。小说的后半部分充满变形和夸张,李微遇到冯寅,“她的声音像一处挂满刀片的铁丝网”,这是很具象化的抒写。之前的她,还是一种非真实的轻盈质感充塞了胸膛”,而现在,“在魏略镇南段冯寅姐姐开的理发馆里,冯寅又一次向李微索要二百元”。金钱和欲望扭曲了人物心底对爱情的渴望,于是动物凶猛之后,带来的是撕打及命案,以及李微竟然倏忽间变成一只猛虎:“袁惨(从手机直播里)看到一只虎。大喊——李微,什么,在动物园吗?”他无路可去,先是奔向小河,然后归隐山林。“我”在《雪一样不存在的城市里》中沉思:“我是不是如死在我手心里的雪粒一样,也是一具随时消失的尸体呢?”这种追问,通过随后的一些情节,一步步验证和确认了谭越森那冷峻犀利而又波诡云谲的小说世界。

《腮盖》的开头,就是某种气场的营造。比如:“房间充满嘈杂的声音,与颜色斑驳的各种陈设相互映衬。”然后是对鱼缸、沙发和电视机的描写,都在强化陈谊作为失业者的落魄处境,尤其是“他一米八,半蹲着,像地上堆了一大堆灰色的肉”。谭越森的笔触继续深入,不由得让人想起雷蒙德·卡佛的《新手》里不动声色的讲述,凸显着小人物的艰辛和无奈。《幽冥》里则是另一种“我”的亡者视角,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《背负沉睡的人》则更强化了一步,主人公背上多了一个人,“每个人都背负着一个自己,只是人们不自知而已”。这两篇小说构思巧妙,耐人寻味,以荒诞的形式揭示了生活的真相。

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,人类的生活常态是文化变动的源头。小说集《收藏家》传递出的,正是这样一种信息,世俗生活的内容和形式,在谭越森笔下有了更多的生发和想象。人物自身的本体需求与现实秩序间的冲突没有结果,却形成了一种二元撕裂的即时关系,小说记录着正在变化的生存真相。这种二元撕裂,乃至对价值观的追问,也体现着作者的矛盾心态。

《收藏家》里共有19篇短篇小说,约20万字。总体上打量,这些小说包括至少三大版块,主要是现实主义、现代主义和科幻的超现实主义。《汽车公墓》似乎兼具这三个特征,这篇小说共分5个小节,光怪陆离而又血脉偾张,谭越森展示了一幅末世图景。从“重塑人类计划”开始,“尘归尘,土归土”。“我”是万能的一切,“我既能生男人,又能生女人,还能生下我自己”。作者展现的场景和画面都是惨不忍睹,灾难和杀戮随处可见。“除非对自己有利,

## 谭越森的关键词：僭越，游荡，超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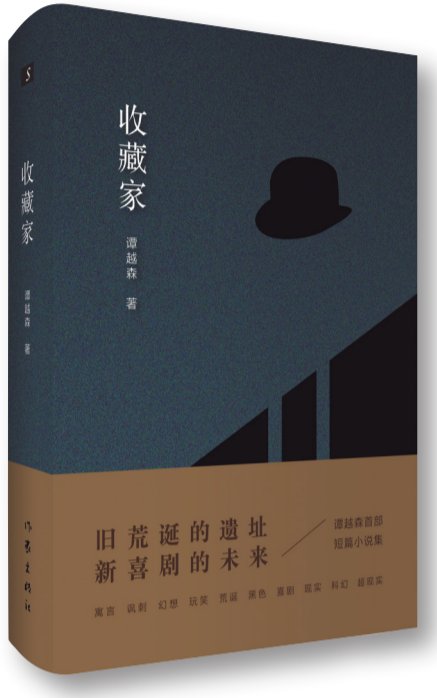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以短篇小说集《收藏家》为例

□李迎兵

没有人需要正义。”一语道出了人性中的某些幽暗本质。

新小说的出路在何方?除了内容的挖掘和人物的塑造外,还有形式的创新。国外作家诸如奥威尔、博尔赫斯、卡夫卡、福克纳、普鲁斯特、莫迪亚诺、卡佛等等,小说范本多种多样,但如何在拓展视野的情况下,进行独特的再创造,《收藏家》提供了一个示范。19个短篇小说,在内容和结构上有传统小说线性铺展的痕迹,但在主人公和故事间的联系、不同人物之间的联系、开头和结尾、性格及情绪的渲染、虚实动静静的呈现、不同人称和叙述视角的切换等方面,又添加了诸多现代的新鲜元素。这些新颖的元素和观念,使得小说文本有了更多有力的扩张和延展。在近似于散点透视的书写中,又有梳理和突出,以及对异质形象的强化。文本结构的“异体丛生”,不同的内容和形式,使得小说文体有了更多新颖感。即便有些零散和抽象,“水过地皮湿”地一掠而过,却能从中看出作者的执拗表达。

《劫匪》一开头就写:“穷人是世上最简单的人。”小说的文本基调有了,然后以散



点透视的切入方式展开,通过一大段描写,使得车厢里的氛围感一下子被营造了出来。内容上的书写,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呈现现实的残酷,最后是主人公的无奈:“50多岁的老师傅,第一次遇到流血的劫匪,便寻了全身的现金交给他……”结果,劫匪与被劫者有了一番人性化的互动。这个理想化的结尾,或也是触碰到了作者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,所以小说在这儿也算是峰回路转了。这个画面倒是有点《天下无贼》的黑色幽默,但更是在灰暗中保留了一丝硕果仅存的亮色。或如欧·亨利《最后一片叶子》里的意象,也算是一种希望的象征。

这本小说集里林林总总的文字和内容,正好切合了“收藏家”这个主题,也是对谭越森在序言里所引用的福柯的话的逆反。“人终将被抹去,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。”这让我想起了庞德的《在地铁车站》和金斯堡的《嚎叫》,或也是谭越森对自己所言——“把虚妄当成实在,把实在当成虚妄”的一种自我确认和自我僭越。我在他不同于现实的小说世界里看到他影影绰绰的背影,充满了游荡者的年轻和自信,又有着不同寻常的探索与超越。

## 从熟悉到陌生

——《警卫》创作谈 □晓重

有创作欲望、开始写作的时候,都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,写熟悉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半径,写身边的人和事,写他们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,写他们所体尝到的烦恼和忧愁并试着解释。探寻和临摹熟悉的生活状态和熟悉的人群,于写作者而言是快车道,因为直接的生活体验带来的几乎都是真实的情感,尤其是对熟悉的职业的书写,应该更是驾轻就熟、落笔有声的。有时候因为过于熟悉,反而要走出来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和体验,这样在写作中周而复始地走出来再走进去,使我能更加冷静和相对客观地看待这个熟悉的群体,看待他们每个年龄段的追求,同时通过他们折射出自己的倒影。看着看着,走着走着,就会发觉自己原本熟悉的那个职业和群体变得逐渐模糊,甚至有陌生感了。

长篇小说《警卫》,是继《走火》《危局》《发现》《驿站》之后的铁路公安民警五部曲的终章,这五部曲的创作计划,初衷是为这个职业做文学记录。《走火》讲述的是车站派出所里的工作和生活状态,以及记录和反映中国铁路从绿皮火车发展到高铁动车的那个年代,最根本的还是记叙了车站治安警种的生态环境。《危局》写的是铁路公安特有的警种乘警的工作日常,记录乘警每天要面对的各种突发事件、民事纠纷等等。长长的列车和宽阔的站台是这部小说的主场景,有等待也有喧嚣,有惊险曲折也有奋勇搏杀,有出发的爱也有回来的爱。《发现》写的是刑事警察们面对错综复杂的案件,不断发现线索穷追到底,展现的是这群人锲而不舍的职业精神。《驿站》写的是偏远山区里一个四等小站发生的故事,因为车站的等级限制,这样的小站不能设置派出所,只有派出所派出公安民警去做驻站民警,他们在有车站的地方宣示法律的存在,从警种上分类则属于内保序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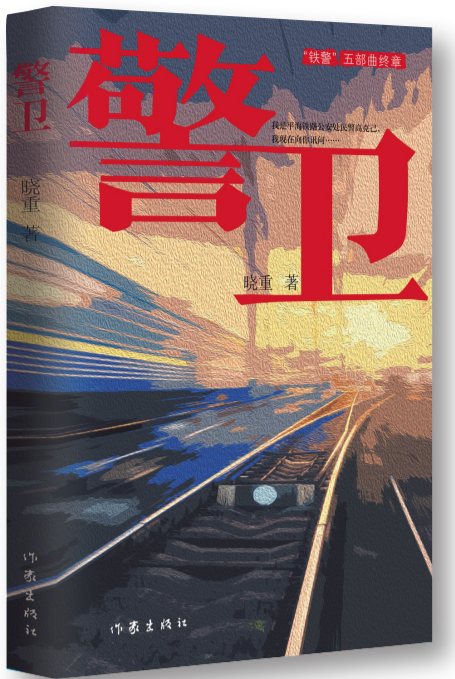
写完《驿站》,当时的责编老师还跟我开过一个玩笑说,你终于不写警察的牺牲了,开始有中国画那般大写字意的感觉了。我听过之后想了好久,无言以对。的确,之前的每部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写过警察这个群体的流血与牺牲,都不惜笔墨地将牺牲书写得尽量英勇悲壮,并且总尝试着让每一次牺牲的场景都能先感动自己,因为这样才有可能感动到读者。也许是紧张的情节和电光火石的碰撞消耗了作者的神经系统了,所以在写《驿站》的时候,我反而想写得舒缓一些。我乘坐火车,走遍它所能停靠的小站,尽量收集驻站民警职业生涯中平凡的故事,他们和当地村民打成一片的欢声笑语,还有他们帮助偏远地区山乡巨变的扶贫事迹。这些好像离生死之间的事情很远。

但是,牺牲依然存在。警察作为和平年代里伤亡最多的职业,时时有流血、天天有牺牲,并不是我不去写它就不会发生。《警卫》描述的就是当下这个和平年代、这个高铁飞速发展发展的时代里,职业人群年龄段的也从几部小说里说的30多岁、40多岁升级到50多岁。动笔之前访问过很多警卫工作的

前辈和从业者,他们给我的回答都是摇着头劝我放弃。先不要说警卫工作有严密的流程和严格的保密规定,就说这个像钢铁一样转动着的齿轮,每个螺丝钉和锯齿的间距都是严丝合缝的,出了问题就是事故。警卫工作里的一句名言就是“只能总结经验,不能找教训”,因为找教训就意味着失误,失误就会给警卫对象或警卫目标带来危险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。所以说描摹“警卫”这个题材,是自己给自己出了道难题,但我坚信每个写作者都有一种近乎执拗的韧性,就是自己出题自己解,自己给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设置障碍,然后去翻越面前的困难。

于是,我悄然隐去想创作完美人设的想法,抛开叙述惊险悬疑故事的冲动,把写作的视野放开,将真实的记录放大,努力摆脱开公安题材同质化的人物、故事和叙述,在深深掘进生活的基础上,将视角直接触及到这个群体的最基层。在这个群体里,有很多类似于《警卫》中“窝囊废”高克己、“能耐梗”郭玉昕、“燕巴虎”颜伯虎、“钱串子”袁竹林、“钻天虎”李正弘这样的人物形象。他们50多岁的脸上写满了从警几十年的风雨沧桑,肩上扛着俗称“二杠三”的一级警督的警衔,身体里残留着加班、熬夜、上任务和紧张工作环境里造成的各种慢性疾病。他们不可能再有向上升迁的机会,也大概率不会像自己的同僚和曾经的小兄弟那样穿上白衬衣(警监)光荣退休,他们嘴上扯着家长里短,看似暮气沉沉,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好像是被岁月磨平了棱角。但是当你们近距离接触他们后就会发现,他们的心里仍然孕育着一团火。这团火说起来非常朴实和接地气,那就是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用他们的话说,一辈子没有以一当十制止过犯罪,没抓过毒贩子,没拆过炸弹,这些都不丢人,这恰恰说明我们管内的治安状况良好,但终其一生都没有立过功受过奖,没能干成一件值得说道的事,等以后退休离开这个服务终生的职业,都没脸去跟后辈儿孙吹牛炫耀。

就是这种朴实的想法,促使着他们胸中的火苗没有熄灭,一旦遇到可以让他们拼搏的机会,这些二杠三的花白头发们肯定会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警棍右手铐,全副武装冲锋陷阵。当我看到这些景象后,忽然觉得这些从前自认为熟悉的群体变得陌生了,陌生到他们不再是我眼前那些怨天尤人、满腹牢骚怒天怒地的人了。我努力探寻在他们身上发现的变化,几经周折、几番辨析,得出的结论是,根植于内心的契约精神和对职业的忠诚,怀揣着正义和温暖的人性火焰,终生服务于宪法法律的自觉执行力,年少时的英雄梦支撑着不忘初心。有这些元素做基础,他们在我眼中又变得逐渐清晰起来,这个群体里的众多人物也随之丰满了。在熟悉和陌生的反复交错中,细节这个词被放大了。能撑起一部长篇小说延续下去的脉络,除了典型的人物形象、情节紧凑的故事内容、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之外,细节起着不可忽视



的作用,甚至决定着文本的成败。而细节的来源恰恰是生活的积淀,需要将他们生活中与之相关的积累串联起来,然后再合理铺排、有序安置。

在《警卫》的故事里,这个群体不是单一的颜色,英雄的成就也不是与生俱来、从天而降,他们可以是太阳折射下的七彩光。他们生活在这个与时俱进的年代,虽然身体的衰退和头上的花白暴露了年龄,但思想和行为为不可能老式的、刻板的、守旧的。他们应该是在不断接触新鲜事物的同时,不断进行着自我扬弃和自我完善、拥有着人文情怀的新时代老警察的形象。他们不是传统造型里的全面型人才,他们有情有义也有很多毛病,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难言之隐,有遭遇工作生活双方面压力时的一声叹息和无可奈何,也有面对黑暗邪恶时勇往直前的无所畏惧,更有为兄弟情义的两肋插刀、披肝沥胆。他们有自己的情、自己的爱,受委屈的时候敢说,有怨气的时候敢骂,他们才是真正的平民英雄,支撑着警察这个群体的基石。

没有人情味儿的英雄是短命的,不懂儿女情长的英雄是虚拟的,停留在这种方式上创作出来的人物肯定是经不起推敲、立不住站不稳的。展现有文化氛围的警察群体,塑造有人情味儿的警察形象,描摹忠于法律、忠于职业的平民英雄,是我创作《警卫》的动因。如何将之有机结合起来,并成功塑造出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,也是我在创作过程中始终追寻的方向。

在完成长篇小说《警卫》后的一段时间里,自己总会在梦中惊醒。因为在梦里,我又随着刑警队的这帮老哥们儿,背着简单的行囊,顶着漫天的星斗或是晨曦中初升的阳光,顺着拥挤的人流登上了川流不息的高铁,抑或是站在宽阔的站台上,用警惕的眼神注视着四周。他们都如影像般一个个跳跃进我的眼里,面对面跟我交流,与我坦诚相见、毫无保留。他们鲜活的形象、俏皮的语言、睿智的思维、干练的举止,还有面对困难一往无前的勇气,面对犯罪除恶务尽的霸气,不停地撞击着我的曾经,让我感受到他们炽热的温度。

我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,他们到底谁是熟悉还是陌生呢?

## 在与太阳对视中不坠青云之志

——读吴重生诗集《太阳被人围观》 □王毓

脚步正大光明,走过祖国的大地。光线穿透南北,消融了丘陵、平原和雪山,天和地互为上下。在暮春杭州隐隐的花香中,我一口气读完了吴重生即将付梓的新诗集《太阳被人围观》,这股感受如舞台上的一束追光,明明白白打在我额头上。

从第一辑《走马昆仑看朝霞》中的第一首《我总是把太仓读成海仓(组诗)》,到第六辑《昨夜星辰昨夜风》中最后一首《雨水直接把北京浇灌成江南》,我仿佛化身为一个脚踏十足的“少年夸父”,从东海跑到西昆仑,从江南的木杖潜入北方的大雨滂沱。在太仓“把整个东海读作人类的行囊”,海拔2000多米的昱渔是“从梦境中切割出一块桃花源”,厦门“身材如南方春天里的紫燕”……在一本诗集中行万里路,吴重生既践行了自己以文“视通万里”的创作观,同时其挚爱大好山河和灿烂文明的爱国之心也表露无遗。

而且,其笔法传承了中国传统诗画中独特的空间感,总计103首(组)诗歌中,超过九成有明确的地标所指,表现出以下特点。首先,以全篇幅讲述空间中的景。比如《乐至的选择题》,乐至是七彩的,油菜花里的蜜蜂,山脚下的天池,等待降雪的梅岭,风景、历史和故事都铺呈在一幅乐至画卷上,大、满、写实。其次,诗中意象情境多以平面化来网罗住人间的景与情。“乡路啊/让我握紧你手心的乡愁”“绿色恣意纵横/它们为万里晴空写下译文”“千年老墙会说话/发黄的诗卷里收藏着繁星”“以诗叙事是祖先对子孙的启示/做这牌匾的木头取自深山”……“乡路”与“手心的乡愁”、“绿色恣意纵横”与“译文”、“藏”繁星”的“诗卷”、家族开示的“牌匾”取自深山的“木头”,诗人总是热衷于取三维世界里一组对立统一的情景意象,左右手一抓,揉成一个团,抚为“乡路”

“译文”“诗卷”这些平面,和古人的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一脉相承。最后,整本诗集风格上大小情势统一。哪怕只是浏览一下目录,或读个两三首,都能感受到诗人目光所及之处,“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,推天地为一张纸,甩山水为千万点。天地万物,可大可小,可上可下,空间不“空”,满即是“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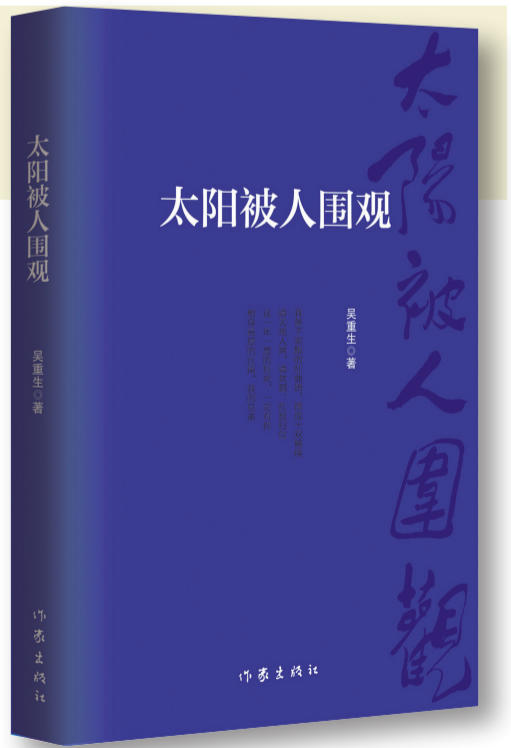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底色和他的个人史相关吗?改革开放40余年,“70后”基本踏上了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,各种问题一一迎面而来,又一一迎刃而解。吴重生刚好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。他从浙江腹地浦江的耕读之家,走到历史和未来同样精彩的杭州,再到祖国的的心脏北京,成为记者、诗人、教授、出版人,是名副其实的美好生活的奋斗者、讴歌者、分享者。眼中有光的少年随时代脉搏同频共振,一路逐梦远航,成为国家中坚“70后”中的一员。这一代人集体意识更强,在变化中更务实,奋进时更相信自己,在社会议题上更中立,对未来更具饥饿感。有些烙印,我们可以从《太阳被人围观》这本诗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“关键词”里窥见一二。

其中一个“关键词”是“青色”。诗题有《白雪是青色春雷的引信》,诗行有“戴上长江边这片青色的天空”“就像党史里那一棵文韬武略的松树/从梅岭长出青色的枝条”“他们如风般的脚步/带走了/这座大山青色的一部分”“青色而高远的天空/涂满了无边的大海”“这是一个寻常的窗外/青色山脉正在向远处延伸”等。有歌唱道:“天青色等烟雨,而我在等你。”在吴老师的故乡浙江就有龙泉青瓷,它在定都杭州的南宋时期达到鼎盛。对他来说,“青色的天空”不会不是历史的长空,“青色的枝条”会不会是新生的希望,“带走了/这座大山青色的一部分”是不

是带走了一个民族的田园牧歌,“青色山脉正在向远处延伸”是不是从过去向未来的延伸?我大胆猜测,吴老师诗中的“青色”朝向过去,是能烧出天青色的故土,是曾满怀生机和温情的乡村童话。

另一个“关键词”是“谜”,诗集中“谜面”和“谜底”等词反复出现。和前面对应,我大胆猜测,“谜”朝向现在和未来,触摸着当代人在时代下的人海中隐秘而强烈的共振通道。“让巨石阵和仙华山一并留下吧/这个古老的谜/永远不要开启”“美食街是一个巨大的谜语/在阳光的罅隙里/请让我清点岁月的馈赠”“玻璃栈道搭建的谜语/像极了刚刚过去的/那个多汁的春天”“翠鸟停留的地方/就是我交付给你的/祖国未来的谜面”……世界局势汹涌澎湃,我国发展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,个体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。在当下这个节点,谁不是停在谜面上的一只“翠鸟”?长短句的背后,“70后”或许正在和我们一起见证他们曾在青春期历经的滚滚巨浪。我甚至隐约感觉吴重生把自己作为一个猎物,投身时代人海,同时又作为一个叫作“船长”的猎人去追捕这个猎物。“围猎的方式是古老的/我的心情成为唯一的猎物……壮阔的尘世追赶着少年!”他以保守的姿态和对未来的期待来静候这个“谜底”,渴望在矛盾的重逢中,完成一种回归,“太阳和月亮接壤”“两座山峦的重逢”“大地就是天空”。

这些或明或暗的星火,在《在天上挖一口井》中聚为一颗“太阳”,神与物游,物我相忘。“在天上挖一口井/用来汲取满天的云白和天蓝/其实,人世间所有的井都高耸入云……如果水井是烟囱的前身/那么从地底里冒出的清泉就是白云/与井水时时照面的童年就是飞鸟……我梦想要



在天上挖一口井/存储关于人类文明的所有记忆。”诗人把自我代入“物”,以物我相融的心灵之窗体察世界。“蓝天,总是在汲水的瞬间被打碎”“炊烟被压缩成历史的印记”,烟囱在鸟的眼里也许就是一座树,砖石砌成的井壁是可见不可读的旧时书。逐字逐行沉浸于一种魔幻现实中,这种感觉牢牢地攫住了我。对历史的关切、对土地的深爱、对生活的沉思,幻化为一缕细腻的清风,缓缓地吹拂在心头,带来的却是在脑海中激荡的浩大。在我看来,这明明就是一只鸟从农业文明飞到了工业文明,“烟囱曾是骄傲的地标”,“烟囱”代表曾辉煌过并正被信息时代取代的工业时代,“水井的低调、内敛/一如我久经风霜的母亲”,“水井”代表退出历史舞台的农业时代。“江水一直在流,我一直在天上飘”,这只鸟聆听“水井”和

“烟囱”的对唱,最后借着自己的歌喉,站在世上的两处安静之地——烟囱高处和水井深处,默默唱出自己的听闻。这首诗在意象、语言、情感、思考上都做到了高度凝练。同时在这首诗里,诗人超越了个人和时代的审美意趣,能让各类读者获得普遍的共鸣,可谓经典之作。

同样精彩的还有诗集同名诗歌,第四辑《万顷波涛眼底过》中的《太阳被人围观》。“人无名不立,事无名不成”,名字一般都有特别的含义。据吴老师讲,诗集的名字听取了他即将远赴国外留学的女儿的建议。在这首诗里,太阳可以不在被人仰望的天上,它可以是地上被围观的一堆枯草,人可以跃升高空,目光成为太阳的燃料。化为太阳的诗人看到,“很多时候/人类习惯用色彩来划分/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疆域”,但是“太阳与这一堆枯草之间/有着隐秘的关联/它们彼此交融,并且同候”。这颗人格化、人文化的太阳可以看到一切生灵间的差异,也可以化为一切生灵,和一切生灵相融。同一颗太阳下,同属一个世界,我们拥有同样的希望和梦想,这首诗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实质和世界的普遍价值。这让我想起西方的塔罗牌,里面有一张“太阳”。它是世界的能量之源,代表成功与喜悦,有着最纯真的快乐和满足,拥有洞察一切真相的能力。在这张牌里,成功和失败都不代表着结束,世界是要继续前进还是止步不前,“太阳”给出了一个选择,等着人们自己决定。这首诗就是整本诗集的“太阳牌”,崇尚初心、交互、相融、开拓。

最后,我也学吴老师在《太阳被人围观》里的表现,做一次“神与物游”吧。用千里目把天地碾为一张素纸,历史用青色,现在和未来用黑色迷面和白色谜底,勾画其上,“梦想花开,星星碎了一地”,碎为万水千山。万物有灵,素纸上每一朵花、每一颗星,每一个点,“给它炽热的光芒/给它平坦的绿地”,都能与太阳对视。太阳是地上的烟囱和天空中的井,一个人的影子是否“浮光随日度,漾影逐波深”?云来云往,被围观时,我们是否能坚守与太阳对视的初心,在云卷云舒中不坠青云之志,继续前进?